

“2020年联合部队”视域下的 美军院校教育政策制度改革

王传经

(国防科技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9)

摘要:为适应“2020年联合部队”建设发展对军事人才培养的需求,美军发布了新修订的2015年版院校教育政策,包括《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国防大学政策》。作为规范美军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新版政策提出,要健全“四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突出联合人才培养在院校教育中的优先地位,对院校的人才培养制度和培养目标进行创新设计,对联合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整合。

关键词:2020年联合部队;美军院校;教育政策;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874(2017)03-0058-05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ies Revised for the Joint Force 2020

WANG Chuan-ji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9, China)

Abstract: In 2015, for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Staff issued Officer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 Enlisted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 and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olicy, which have been revised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joint leader development for Joint Force 2020. In the revised policies, it is proposed that joint leader development for Joint Force 2020 should be the product of a learning continuum comprised of training, experience, education, and self-development, in which Desired Leader Attributes must be incorporated over time to both officer and enlisted leader development, and in which appropriate curriculum content must be included in accordance with new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joint operations.

Key words: Joint Force 2020; US milita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2015年5月—6月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下简称“参联会”“参联会主席”)签发了《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1]、《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2]、《国防大学政策》^[3]等三部新修订的政策文件(以下简称“新版政策”)。其中,《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参联会主席第1800.01号系列指令)于1996年3月首次发布;《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参联会主席第1805.01号系列指令)于

2005年10月首次发布;《国防大学政策》(参联会主席第1801.01号系列指令)于2002年7月首次发布。随后,参联会对上述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并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05年、2009年、2015年对《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进行了五次修订,于2010年、2015年对《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进行了两次修订,于2008年、2009年、2010年、2015年对《国防大学政策》进行了四次

修订。

新版政策修订的主要依据，是《美国法典·军事法卷》、《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4]、《联合作战顶层概念：2020年联合部队》^[5]、《2020年联合部队领导者品质》^[6]等政策文件，以及美国国会、美国审计总署、参联会专家组有关加强联合教育的意见建议^[7-8]。其中，《联合作战顶层概念：2020年联合部队》提出，要适应国际安全形势和联合作战环境的变化、战争形态和战争制胜机理的演变，打造快速、高效、灵活的全球一体化联合部队——“2020年联合部队”。为此，新版政策着眼“2020年联合部队”建设发展对军事人才培养的需求，对院校人才培养制度和培养目标进行了创新设计，对联合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整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四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

新版政策提出，要健全部队训练、岗位实践、院校教育、自我发展“四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筑牢军官成长的“四大支柱”^①，为“2020年联合部队”培养造就优秀军事人才。其中，院校教育包括“职业军事教育”（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和“联合职业军事教育”（Joint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②，旨在向官兵传授系统的知识体系，培养适应现代战争发展的战略思维、批判思维、创新思维能力，打造过硬的军事职业能力，对部队训练、岗位实践、个人发展等构成重要补充。就此而言，美军所称的“职业军事教育”，相当于我军三位一体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军队院校教育”，而岗位实践、自我发展等有点类似于我军的“军事职业教育”。

根据新版政策，全体官兵除按要求接受院校教育外，还必须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自身职业发展，通过部队训练、岗位实践、自主学习等途径，更新知识、拓宽视野、提高素质能力、促进全面发展。新版政策特别要求，要加强官兵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自我发展意识的养成，将在岗继续学习、岗位实践锻炼等终身学习方式贯穿官兵军事

职业生涯的始终。为此，《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提出，要在院校以外的环境中，通过非全日制的教育方式，采取校外站点教学、混合式教学、远程及分布式学习等灵活多样的学习模式，为无法参加全日制教育的军队人员提供系统的课程学习内容，特别是开展非全日制的联合职业军事教育。该政策还要求，在非全日制教育中，各院校须严格执行全日制教育的同等质量标准，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为官兵搭建全时、全域、全员的自主学习平台。

二、构建“逐级衔接”体系稳定的院校结构布局

新版政策提出，要根据官兵的成长路径，依据战术、战役、战略等战争层级，构建稳定的院校和训练机构的结构布局，确保各院校和训练机构在人才培养上逐级合成、有机衔接。其中，《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区分了生长军官教育、初级军官教育、中级军官教育、高级军官教育和将官教育等五个层次的军官教育，设置了军种军官学校（后备军官训练团、候补军官学校）、初级院校、中级院校、高级院校、国防大学等不同层级的院校及教育训练机构，分别对应军官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区分了士兵基础教育、初级士官教育、中级士官教育、高级士官教育、高级军士长教育等五个层次的士兵教育和训练，设置了入伍训练基地、部队（训练基地）士兵学校、兵种士官学校、军种士官学校、国防大学“拱心石”研讨班等不同层级的士兵教育院校及训练机构，分别对应士兵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

由此可见，在新版政策中，梯次递进、逐级衔接的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更加明晰，院校结构更加稳定，教育层次更加分明，教育重点更加突出。

三、优化“融合培养”的联合人 才教育培训模式

众所周知，《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在重组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同时，对联

合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明确了联合军官应当达到的教育标准。该法案发布以来,美国国会、国防部、参联会及各军种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和制度,加强联合人才的培养。2016年是《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发布30周年。早在2013年,美国国会、参联会等分别组成了专项小组,对近30年来美军院校教育和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总结军事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梳理查找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联合人才培养的对策措施^[9-10],为新版政策修订进行了必要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准备。

为此,新版政策传承了美军一贯重视联合作战指挥参谋人才培养的传统,更加突出了联合人才培养在院校教育中的优先地位,指出联合职业军事教育(Joint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是职业军事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贯穿从任命前的生长军官教育到将官教育等各层次军官教育的始终、贯穿从入伍阶段的列兵训练到一级军士长教育等各层次士兵教育训练的始终。《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要求,在五个层次的军官教育中,都要开展不同形式的联合教育。同时,根据联合军官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要求,该政策为联合军官(Joint Officer)培养确定了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拱顶石”研讨班(第三阶段)等三个阶段的联合职业军事教育,满足各级军官对联合教育的需求。《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指出,尽管目前有关法规对开展士官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尚未做出硬性规定,但随着士兵越来越多地参加诸军种、跨机构、政府间及跨国联合环境下的作战行动,必须对其实施全员覆盖的联合教育。为此,该政策规定了士兵基础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士兵专业联合职业军事教育、士兵高级联合职业军事教育、“拱心石”研讨班等四个层次的士兵联合职业军事教育。

此外,新版政策还区分了联合职业军事教育院校和各军种职业军事教育院校在军事人才培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明确了两大类院校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要求军种院校在培养军种专才的同时,着眼本军种的特点设置联合课程,使其课程教学达到联合课程领域及其学习目标的要求,要求联合院校从联合作战的视角,重点实

施联合职业军事教育。

四、创新以“领导者品质”为主线的军事人才培养目标设计

新版政策提出,要适应“2020年联合部队”建设发展对官兵领导能力的要求,以“领导者品质”为牵引,创新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为此,《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为军官领导者培养设计了以下六个方面的能力素质标准:理解安全环境及国家安全力量工具的地位作用;对突发和不确定事变进行预判并做出应对;对事态变化进行预判和识别,并引领转型;通过信任、授权和对任务式指挥基本要素的理解,实现作战意图;基于军事职业,做出合乎道德的决策;进行批判思维和战略思维,并将联合作战原则运用于各层级战争^{[11]19-20}。对于士兵领导者培养,《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也设计了以下六个方面的能力素质标准:根据指挥官意图组织实施作战行动,并为各级部队的任务式指挥及其作战行动提供保障;基于军事职业的价值观和标准,做出合理的、合乎道德的决策;利用现有资源,加强整体部队的纪律建设和战备建设,增强部队官兵的身心健康;预判风险、沟通协调并化解危机;在诸军种跨机构政府间及多国联合环境下组织实施作战行动;进行批判思维,成为思维敏捷、适应能力强的士兵领导者^{[11]158}。

将“领导者品质”培养目标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是新版政策的最大创新之一。为此,新版政策要求,要将以上“军官领导者品质”、“士兵领导者品质”的培养目标贯穿军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满足“2020年联合部队”建设发展对官兵能力素质的更高要求。

五、整合以“全球一体化”联合作战为主题的课程内容体系

新版政策指出,院校教学内容必须紧贴国际安全形势和联合作战环境的变化、战争形态和战争制胜机理的演变、作战理论和作战概念的更新,必须聚焦部队作战、战备和建设的实际和新质战

斗力生成，特别是要围绕“全球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指挥控制、侦察情报、火力打击、运动机动、防卫防护、作战保障等各职能要素设计院校的教学内容。

新版政策对军官、士兵教育的联合课程体系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一是将全球机动战、全球火力战、全球网络战、全球特种战、跨域作战、全频谱作战等“全球一体化作战”新兴作战概念，以及任务式指挥、整体部队建设、工商业作战支援、全球兵力管理等新兴作战理论纳入课程体系；二是整合并建设一批联合职业军事教育核心课程，如国家军事战略、联合条令条例、各战争层级联合作战行动的筹划计划、联合指挥控制、联合部队及其发展需求、联合规划程序和制度、诸军种跨机构政府间及多国联合能力与一体化等。三是将“领导者品质”内容纳入联合教育的课程领域。

新版政策特别要求，各级院校主管部门、各院校和训练机构要根据最新的《联合作战顶层概念》、联合作战条令、军种作战条令等，对所有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常态化的严格审查与评估，根据需要更新和充实课程教学内容，确保课程内容的时效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六、打造“结构多元”适应联合教育需要的教员队伍

美军院校的教员由军官教员和文职教员组成。其中，军官教员包括部队教官、军事专家、军官学者，文职教员包括退役军官、现职或退休的政府官员、文职学者。

新版政策指出，多样化的教员队伍对于提高院校教育教学质量至关重要。因此，要按照最高标准选拔教员，综合考察其是否具有必备的作战岗位和联合岗位的任职经历，是否具有很强的教学能力。新版政策特别要求，为适应联合人才培养的需求，各级院校要确保军种教员有足够的占比、确保有联合经历或资格的军官教员有足够的占比。《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规定：在军种高级院校，本军种军官教员不得超过教员总数的60%，来自其他两个军种的军官教员应保持大致相

等的编配比例，且应有75%的军官教员接受过高层次的第二阶段联合职业军事教育，或是“联合资格军官”^③；在军种中级院校，来自其他军种的军官教员应不少于教员总数的5%，且尽可能确保75%的军官教员接受过全日制的中级或高级职业军事教育，或是“联合资格军官”。《国防大学政策》规定：国防大学各军种军官教员应各占军官教员总数约三分之一，且尽可能确保所有军官教员接受过全日制的中级或高级联合职业军事教育，或拥有真正的联合经历^[12]。

此外，新版政策对各级职责分工、教学方式方法、学员学业管理、教学保障、教育评估、联合教育资格认证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不一一评述。

根据美国国会有关加强联合人才培养的意见^[13]，以及美军参联会军事教育协调委员会提出的建议^[14]，此次政策修订的重点，是为“2020年联合部队”培养具备“领导者品质”的联合人才。由此可见，适应“2020年联合部队”建设发展，突出联合人才培养在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优先地位，为美军遂行诸军种、跨机构、政府间及多国联合环境下的作战行动任务提供人才支撑，将成为未来美军院校教育政策改革和人才培养制度创新的主线，也将成为新一轮美军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落脚点。

注释：

①《军官职业军事教育政策》为军官成长明确了“部队训练、指挥与参谋岗位实践、院校教育、自我发展与能力提升”四大支柱，《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为士兵成长明确了“单兵训练、岗位实践、院校教育、自我发展”四大支柱。

②在美军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中，对院校教育和军事人才培养的定性和描述，使用的是“职业军事教育(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联合职业军事教育(Joint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联合军官(Joint Officer)”、“联合教育(Joint Education)”等术语。

③根据联合军官管理的有关政策和法规，美军少校(含)以上军官只要完成规定的联合职业军事教育，且达到岗位任职等要求，均可按程序申请并获得“联合资格军官”的任命。参见 DoD Instruction 1300.19. DoD Joint Officer Management Program, Washington, DC: DoD, March 4, 2014.

参考文献：

[1] CJCSI 1800.01E. Officer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 Policy[EB/OL]. (2015-05-29) [2017-06-10]. http://www.dtic.mil/cjcs_directives/cdata/unlimit/1800_01a.pdf.
- [2] CJCSI 1805.01B. Enlisted Professional Military Education Policy[EB/OL]. (2015-05-15) [2017-06-10]. http://www.dtic.mil/cjcs_directives/cdata/unlimit/1805_01b.pdf.
- [3] CJCSI 1801.01D.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olicy [EB/OL]. (2015-05-15) [2017-06-10]. http://www.dtic.mil/cjcs_directives/cdata/unlimit/1801_01d.pdf.
- [4] US Congress. The 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 [Z]. Washington, DC: U. S. Congress, 1986.
- [5]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Capstone Concept for Joint Operations: Joint Force 2020 [EB/OL]. (2012-09-10) [2017-06-10]. <http://www.cfr.org/defense-strategy/capstone-concept-joint-operations-joint-force-2020/p29212>.
- [6]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Desired Leader Attributes for Joint Force 2020 [EB/OL]. (2013-06-28) [2017-06-10]. http://www.ndu.edu/Portals/59/Documents/BOV_Documents/2014/CJCS%20Joint%20Education%20Review%20Implementation%20Memo%20only.pdf.
- [7]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Joint Military Education; Actions Needed to Implement DOD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EB/OL]. (2013-10-23) [2017-06-10]. <http://www.gao.gov/products/GAO-14-292013>.
- [8] Military Education Coordination Council. The Review of Joint Education [EB/OL]. (2013-06-24) [2017-06-10]. https://wss.apan.org/s/JSOFUN/JITSD_WG/ROJE%20Attach.pdf.
- [9]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Joint Military Education; Actions Needed to Implement DOD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EB/OL]. (2013-10-23) [2017-06-10]. <http://www.gao.gov/products/GAO-14-292013>.
- [10] Military Education Coordination Council. The Review of Joint Education [EB/OL]. (2013-06-24) [2017-06-10]. https://wss.apan.org/s/JSOFUN/JITSD_WG/ROJE%20Attach.pdf.
- [11] 王传经. 美军院校军事教育政策(2015年版)[M].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17.
- [12] CJCSI 1801.01D.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olicy [EB/OL]. (2015-05-15) [2017-06-10]. http://www.dtic.mil/cjcs_directives/cdata/unlimit/1801_01d.pdf.
- [13]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Joint Military Education; Actions Needed to Implement DOD Recommendations for Enhancing Leadership Development [EB/OL]. (2013-10-23) [2017-06-10]. <http://www.gao.gov/products/GAO-14-292013>.
- [14] Military Education Coordination Council. The Review of Joint Education [EB/OL]. (2013-06-24) [2017-06-10]. https://wss.apan.org/s/JSOFUN/JITSD_WG/ROJE%20Attach.pdf.

(责任编辑: 赵惠君)